

歲月傳真

朱步兴 著

哈尔滨出版社

歲月傳真

散文特写集

朱步兴 著

哈尔滨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岁月传真/朱步兴著. —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

2002. 01

(枫叶文丛)

ISBN 7-80639-515-6

I. 岁… II. 朱… III. 散文、特写—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27726 号

责任编辑:颜楠

封面设计:何业琦

封面题签:朱步兴

出版:哈尔滨出版社(哈尔滨南岗区)

印刷:伊春日报社出版发行公司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10.5 200 千字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80639-515-6/I·157

定价:20.00 元

序

任和君

一般情况下，是不愿为书作序了。因为，自己水平不高，怕对作者肯定不足。但是，朱步兴是本报的老同志、老记者。他退休之后，想把过去发表的一些纪实作品，分类汇总、选编成集，留下点文字的东西，也是件有益之事。他多次提出，情面难却，也就答应了。

屈指数来，朱步兴与我相处已有 10 多年了。对他的个性、为人、好学上进的精神，我是比较了解的。他是宁波日报复刊时加入新闻队伍而又从事新闻采写时间较长的记者。多年来，他的采访作风深入，笔头也较勤，比较能吃苦。初识时，他已年过半百，还能自告奋勇奔赴抗洪抢险第一线采访，因而产生过一些较好的新闻作品。还有一点是，他的事业心较强，不服老，不服输，发挥余热，热心评报，坚持始终。所以在进入新世纪第一年元旦之时，我送给了他几个字，叫“老当益壮，革命不止”。

说到这本集子，我们可以看到他多年记者生涯中的一个缩影，一段脚印，一曲赞歌。这些作品大多数采用散文、特写类的形式，歌颂人物，歌颂典型，歌颂“三个代表”思想，歌颂改革开放的成果。其中，有几篇是反映部队生活的。有的给人留下较为深刻的印象。如《彭总来海岛》，发表于“庐山会议”之前，是当年任国防部部长的彭德怀元帅视察海防前线时的真实纪录。此文如今能留存下来，足见朱步兴同志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敬之情。而大部分作品是记录建设者们的创业精神的。因为那时作者是跑城建这条线的，涉足建筑行业较多，这些纪实文学，在这本集子里占有一定的份量。有几篇作品当时反映的对象是“泥腿子”、“游击队”之类的施工队伍，经过一二十年的风风雨雨，有的已成为一二十亿年产值的大型企业集团了。当时担任施工队长的，如今也已成为大企业家。企业的发展与媒体的宣传是不是也联系在一起呢？从这本集子里恐怕可以看出些痕迹。

集子里有些篇章抒写的是普通而又受人尊敬的基本群众，如环卫战线的《公仆颂》。那个年过7旬的退休老工人，家境清苦，却数年如一日地往返在车站、码头、医院之间义务拉车送病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后来被选为宁波市的人大代表，这就是集子的长篇通讯“手拉‘大篷车’”的典型人物。

属散文类的文章，思想性、可读性都比较强。有的印象较深。像“‘母亲’的厚爱”这篇短文，就是他对于党给他第二次生命的真情实感的写照，读起来是比较亲切感人的。

总的看来，朱步兴这些已集中了的散篇，内容丰富，形

式多样，语言朴实，通俗流畅，这其中也有宁波日报编辑的功劳。自选出版，一般还是通得过去的。

可以说，作者在新世纪第一年问世的这本集子，既是历史，又是未来。

2001年10月

（作者系宁波日报社社长、党委书记、市记协主席）

目 录

序	任和君(1)
---------	--------

散 文 篇

“母亲”的厚爱	(3)
怀念	(6)
唱不完的歌	(10)
乡情	(15)
公仆颂	(19)
花红叶绿	(23)
绿叶情	(25)
嫩竹扁担	(27)
根雕艺人	(30)
高山买茶	(33)
新闻人物	(36)
邂逅	(40)
山乡小路	(43)
十八蝴蝶	(46)

昆交一食街	(48)
石狮之乡	(50)
虎滩观灯	(52)
张家界景观	(54)
千岛龙山	(57)
钢铁运输线	(59)
海上大世界	(62)
云南风情	(64)
毛家饭店	(66)
夜宿滴水山庄	(69)
在深圳,她们正年轻	(71)
创业在特区	(75)
深圳荔枝节	(79)
椰子情	(81)
火山口风情	(84)
绿到黄土地	(86)
壶口飞车处	(88)
永远的怀念	(90)
井冈山上三棵树	(92)
黄洋界上炮声隆	(95)
寻访牧羊人	(98)
夜宿大草原	(101)
烤全羊	(104)

蒙古族婚礼	(107)
漓江九马山	(109)
登高叠彩山	(111)
高山情	(115)
太平山上观夜景	(119)
快节奏与抢时间	(122)
飞舟眺澳门	(124)
三巴一地有景观	(127)
沙漠驼铃声	(129)
天山之巅	(132)
桥堍追思	(135)

特 写 篇

彭总来海岛	(139)
小岛春秋	(145)
手拉“大篷车”	(152)
今日鲁班	(161)
高原雄鹰	(166)
“泥腿子”打进大上海	(176)
“华翔”展翅	(185)
礼仪引路	(196)
企业“后勤兵”	(210)
翻身记	(217)

竞争	(224)
较量	(231)
开路先锋	(244)
海底长龙	(252)
异国赛场	(262)
战洪图	(274)
警笛嘶鸣	(281)
历史篇章	(294)
黄龙赞歌	(310)
后记	(325)

散 文 篇



“母亲”的厚爱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这首歌是在那年春天里开始唱的，如今已经唱了28个春天，我越唱越亲切，越唱越精神。

那是1965年的一个春日，我正在东海前线的一个守备团做专职新闻报道工作，当我乘着登陆艇返回团部时，只觉得腹部象有石头在滚动，似有苦水在翻腾，眼前一阵发黑，失去了知觉。醒来时，我已躺在守备部队卫生营的病床上。鲜红的血浆通过输液管，静静流进了我的肌体。一瓶瓶血液输进去，可我又一口口吐了出来……党组织和部队首长都非常关心，一次次电话询问，关注着我的病情。首长们来了，我隐隐约约听见团政委亲切的声音：胃大出血不可怕，有党在，有医务人员在，是一定能救过来的……

此时，我眼前出现了一片绿色，一片温暖如春的绿色。绿色处，有红星、有红旗，红得象团火，映红了病房，也映红了我的心。究竟过去了几个白天和几个夜晚，我已模糊不清，我梦幻般地躺在病榻上，昏过去，醒过来，悬空吊着的

输水瓶一直伴随着我。

卫生院尽了最大努力，仍然不见好转。我躺在病床上，心里明白了恐怕不行。但我还模模糊糊记得自己是个党员，我支撑着，用无力的手，从单军装的上口袋里摸出5角钱，递给我一位非常熟悉的首长：“政委同志，看来我是不行了，请收下，这就算我交的最后一次党费吧！”……党组织决定将我转到舟山条件最好的医院。我记不清在船上晃了多长时间。等我慢慢苏醒过来，我发现自己已躺在另一家医院的病床上，值班护士正一勺勺往我嘴里喂糖水。

眼前又是一片绿色，一片阳光。

老院长无限深情地对我说：安全了，胃已切除了，手术很顺利，是党给了你第二次生命。

护送我转院抢救的主治军医吐露出真情：你是九死一生呀，你自己恐怕不晓得，你前后共输了1万多毫升血呢，在海岛抢救危重病人，你算得上是一个典型了。……

我事后得知，我发病那天，守岛部队把我从前沿小岛火速送到县城大岛师部卫生营时，病情已十分严重，正在开师党委会的师、团首长得知我的病危情况报告，当即停下会议，专门研究抢救方案。面临海岛没有血库的难题，党委就组织战士输血。而我的血型是AB型的，能相助的对象大约十里挑一。当务之急是组织输血队。党的召唤很快传遍军营，传遍全岛。朝夕相处的干部、战士乘坐着一辆辆军车，急急驶进卫生营……短短几天，大约有50多名守岛官兵参加了输血队。抢救生命的战斗持续了3天3夜，在此之前，党还作好了海上、空中的一切转送准备……

亲爱的党，亲爱的母亲，你对革命队伍中的每个成员，

党内的，还是党外的；是干部，还是战士；是炊事员，还是公务员，都是一视同仁，一往情深。我热泪盈眶地望着遵照党的嘱托带给我新生的老政委、老院长和军医、护士们，心中勾起深深的不安，我给党的工作做得太少、太少了，我该怎么来报答党和战友们情深似海的关怀呢？我望着病房，望着绿色，望着一颗颗红星和一面面红旗，只觉得党的阳光和春天的阳光，金灿灿地洒在我的病床上、我的心坎中……

发表于 1991 年 6 月 13 日《宁波日报》副刊
后被入选《三江浪花》一书

怀念

党中央为刘少奇同志彻底平反昭雪的喜讯，犹如春风，吹遍祖国大地，也吹进越剧演员邢剑鸣的心田。

就在这柳丝催绿、万物复苏的春夜，邢剑鸣全家五口，欢聚一堂，看着刘少奇同志和越剧演员们亲切握手的十寸照片。邢剑鸣激动的心，久久地难以平静。她凝视着少奇同志慈祥、亲切的面容，幸福和欢乐一齐涌上心头，浸沉在珍藏这张照片的漫长的记忆之中……

一九五八年深秋的一个海滨之夜，宁波越剧团接到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今晚要为中央领导同志演出。演出中，年仅二十岁的青年演员邢剑鸣，和同伴一起，伸出头来，从舞台侧幕的缝隙中，看到第二排正中的观众席上坐着敬爱的少奇同志。她心头顿时涌上一股喜悦、激动的暖流：是少奇同志来看戏了！

少奇同志看完演出，健步登上舞台，和演员们一一握手。作为这次演出的主要演员的邢剑鸣，紧握着刘少奇同志的手，久久不放。她感谢摄影师拍下了这一珍贵的镜头。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刘少奇同志的名字和他亲切的形象，在广播中、在报刊上、在银幕里，渐渐地消失了。邢剑鸣似乎预感到不祥之兆，就把刘少奇同志和她握手合影的照片，从房间的板壁上取下来，先是用报纸，再用塑料布包好，珍藏起来。

事情发生了。一天，她家里来了两个人，要她交待刘少奇同志和她握手留影的前后关系，交出这张等着批判用的照片。

难道和少奇同志握过手就有罪?! 不，刘少奇同志和安源的矿工握过手，和北京市的掏粪工人握过手，和花明楼公社的老农握过手……刘少奇同志的手，是一双砸烂旧世界、建设新中国的手，是一双指点江山，为民造福的手呵! 因此，她拒绝交出照片。

不久，随着批判刘少奇的调门越来越高，有人要她离开剧团。她感到苦闷，感到难受。她十四岁就学戏，十九岁就在艺坛初露头角，成为被观众熟知的武生。她不能离开剧团，不能离开这个温暖的家。她要登台献艺，大显身手! 但是，生活现实是严酷的，她最终被迫离开了剧团。

于是，她到农村种田，还当过展览馆的临时讲解员，不久又到锉刀厂当敲打工。人虽然离开了剧团，但对她的追查并没有完。有人追到厂里，厉声地问她“老实交待，刘少奇和你究竟有什么关系?”

“没有任何关系，只是和我握过手!”

那人看了看邢剑鸣的手，她的手似乎全变了，由洁白变得棕黄，由柔软变得坚硬，已经成为一双长着老茧、握惯榔头的手了。